

第一章

松鼠狗

回公司的路上，老板对我说，邵儿啊，我和李美的事情，千万不能让你嫂子知道。我想了想，点点头。老板又对我说，没事了还是常去看看她，陪她出去转转，她现在就还跟你有话说。我嗯了一声，脑子里闪了闪云姐表情鲜活的脸和若有所思的丹凤眼。

我和云姐之间有些事情，老板并不知道，我弄不明白他为何对我如此放心，好像我是他们家的小保姆。有些话不知该怎么跟老板说，陪云姐说话逛街，是很简单的事情，但老板跟李美的关系，公司上下可谓尽人皆知，我可以把住自己的嘴，如何堵得住上千号人的嘴？

我坐在后排座上沉默着，老板开着车，从后视镜里瞥了我一眼。老板车开得好，也喜欢自己开车，尤其我们俩一起出去，他总是司机，为的是谈话方便。老板曾经对我说，小邵啊，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人可以说说真心话。你名义上是我的秘书，我可把你当兄弟。我感激老板的信任，从不把他的私事告诉任何人，对云姐也不例外。我发

现自己渐渐变成了一只没嘴的葫芦，暗自得意，因为我心里透亮，活得不糊涂。但这次我有点摸不透老板的心思了，他到底要我做什么呢？我怎么才能让老板和人事部经理李美的情人关系不被云姐知道呢？

老板又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，可能猜到了我的心思，笑了笑说，有些事情很奇妙，所有的人都知道，可就是最该知道的那个人被蒙在鼓里，你说，是不是有点辩证的味道？

我望着后视镜里老板的眼睛笑了笑，很佩服他的见地，他随随便便就说破了困扰着我的问题。可还没等高兴起来，我的心却紧缩了一下，额头微微发凉。我假装捋额前的头发，摸了一下额头，感觉潮乎乎的，看来真是出了冷汗。好在老板不再频频地从后视镜里看我，他陶醉在驾车的乐趣中，播放了一盘猫王的 CD，跟着节奏轻轻晃动着脖子和肩膀。我紧张的心情渐渐平复下来，我拿不准老板刚才的话，是一心为我指点迷津，还是在影射我和云姐的关系。

我坚信我和云姐的事情，老板连风声也听不到，因为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过什么，如果发生过，也不过是灵犀之中的暗合，外人根本无从知晓，除非云姐自己把心思跟老板谈过，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，——他们从几年前就不再有超过三句的交谈了。我猜测老板可能直觉到点什么，但他又拿不准，因此很可能是对我进行先安抚后考验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更不能在这个时候表现出对云姐的

疏远，否则，老板轻易就能看破。

我必须让老板知道，我是一心为他分忧，于是我硬着头皮对老板说，你有一个多月没回家了吧，我看云姐虽然不动声色，心里一定猜测到什么；今天的谈判很成功，企划案我回去交给张副总就行了，你该回趟家了。

老板没有立刻回答我，车拐了一个弯才说，还是你一会儿陪她去逛逛吧，我不是约了几个朋友打保龄球吗？张副总那里我交代吧，回到公司你就不用上楼了，直接开车去我家，你嫂子老不出门，我怕她憋出病来。

我知道，老板今天晚上一定去李美那里过夜，他在郊区买了一幢别墅，平时李美和小保姆两个人住，老板两三天回去一次。我不再说话，看着车窗外，车滑进公司大门，两个保安对着老板的车子敬礼。

下了车，老板把钥匙抛给我，微微点了点头。我坐进驾驶座上去，他为我关上门。起火，挂档，倒车，我驶出公司大门，从后视镜里看见，老板大步进了大楼的自动门。我不明白，老板每次把车交给我，总要把钥匙拔下来，不拔不是更方便省事些吗？但我从来没把这个疑问说出来，当秘书的，就是要少问，多听。

我和云姐之间，其实也没发生过什么。如果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，那就是我真的喜欢跟她在一起，她的声音、眼神甚至肤色都令我倍感亲切，有时候我觉得她像我姐姐，更多的时候像某位我从小就爱慕的女亲戚里的长辈，

比如姑姑或者姨姨，——实际上，她不过长我4岁。我看得出来，云姐也喜欢我这个弟弟，她喜欢和我说话，跟我一起逛街，并时常有意无意地轻轻地拍一拍我的肩膀或胸口，我把这视为一种流露着男女之爱的亲情的表示。而云姐也是个很自重的人。我们之间一直相安无事，惟一的一次“越轨”，发生在上周末，我陪她去洗浴中心，各自洗完桑拿，我跟在她后面走进灯光幽暗的休息室，云姐突然回过身来，把一只右手放在我浴衣的开领处，笑容古怪地对我说，邵儿，叫一声姐姐。我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地看看周围，这是个大休息室，隐约可以看见稀稀落落的床位上有几位客人正在享受足疗。光线模糊，分辨不出男女来。我叫了一声云姐，她收住了笑容说，是姐姐。我们之间经常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，我笑笑，低声叫道：姐姐。好弟弟，姐姐真疼你！云姐高兴地笑了。我以为这回她会把手拿开，但她那只手掌却贴着我的胸脯滑了下去，滑过我的小腹，在我那里停留了一下，迅即抽了出来。我始料不及，心突突地跳，觉得仿佛有一颗沉重的铁球滚过我的肚皮。抬头看时，云姐已经跟着服务员进了包间。这是惟一的一次，以后再也没发生过。

那天回来时，我开车，云姐坐在我旁边。我无话可说，连表什么情都拿不定主意。云姐也沉默着。车过一家金店，她说想下去看看。下了车，她像平常一样挽着我，我有点僵，不敢看她。那天，她买了块小金条，两千元一块那种。从金店出来，云姐看了看天，扑哧笑了。我也笑

了：你以前从来不逛金店，怎么想起来买金条？云姐笑得很娇媚，扯着我的胳膊说，叫你下车来换换脑子，不然啊，咱们不定会出什么事，我这是花钱消灾，怕出车祸！我不好意思地笑了，那桩搁在心的事，也就不再是个事了。

我敢断定，这件事情老板一定不会知道，那么他真的是良心上过不去，怕妻子过于寂寞了。我暗暗下决心，跟云姐决不能发生不该发生的，不然，太对不起老板的信任了。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我要想有老板那样的成就，首先得帮他验证这句话的正确性。

去云姐家的路上，我反复权衡着感情和事业的轻重关系。我对云姐不可否认有好感，但那决不是什么爱情，假如不是老板指派我去陪她解闷，我们可能也就是那种见了面客气地打个招呼的关系，而现在的情形却大为不同，我们显然是日久生情，云姐一看到我，眼神就热了起来，人就温柔了起来。我心里明白，她对我的感情，也说不上爱情，她是太寂寞了，需要一个男人的呵护。而我接受了老板的命令，当然要对她殷勤备至，哄她开心，她一定把这当成一个男人对她的爱了。我肯定我们之间是个误会。原本这不是一件不可逆转的事情，我抽身而去就昭然若揭了，不妙的是，现在老板似乎也加入了这个误会，于是，问题就复杂化了，我此时不但不能抽身，还得更加去掩饰这个误会，直到它变得像一场戏，而不像真事，我就能解脱了。

我得想一个办法，尽快解脱出来，还不能让老板起疑。

路边是一溜宠物市场，我把车速放慢，看那些小猫小狗毛团一样在笼子里滚来滚去，我从小就喜欢养小动物，这些年居无定所，生活节奏飞快，这点天性都遗忘了，猛然看见这些可爱的家伙憨态可掬的样子，我不禁看呆了，下意识地踩了刹车，同时落下车窗去。一个大胖子两手各端条小狗，不失时机地堵在我眼前：老板，买一条回去玩吧，看，多可爱！我把一根手指伸给一条小狗，小家伙把凉凉的鼻头拱来拱去，真是惹人爱怜。我不禁笑了，问狗主人：这叫什么品种？多少钱一只？

松鼠狗，要价八百，您要买，六百抱走！

我问好不好养，要不要喂奶，狗主人说，都三个月大了，喂点馒头蘸菜汤就行了，狗是粗口，好养的很。

这狗能长多大？

还能比现在长一个头，特漂亮，我给你看照片。胖子顺手把那条小狗递给我，腾出的那只手解开大肚子前的一颗纽扣，手伸进衣服去，拽出一本相册来，翻开，举给我看：瞧，这是他爹。我一看，的确很漂亮，毛色黄白相间，表情颇有气质，样子也挺高贵。那狗主人又翻开一张相片：瞧，这是它妈，更漂亮吧？我连连点头，其实，我觉得它爹妈一个模样。

这狗，我是真心喜欢，可我哪来的时间养它啊，只好恋恋不舍地把它还给胖子：不好意思，我是个单身，怕养

不活它。

胖子眼神里闪过一丝失望，接过狗去，不甘心地说，买下来送给女朋友也可以呀，不然，孝敬丈母娘，女人都喜欢养个小猫小狗，尤其老太太，跟前没个小孩看，养条小狗也不错嘛。

我本来已经发动了引擎，听到这话，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，我重新熄了火，端详了那条小狗半晌，看看它的主人说，五百可以的话，我要了。胖子马上把那个小家伙扔到我的助手椅上，大方地说：给钱吧。

因为旁边这个滚来滚去的小家伙，我的心情变得出奇的好，我已经看到云姐见到它时喜出望外的样子，不由暗自冷哼了一声。

敲了半天门，云姐迟迟才来开，穿条低胸浴衣，头上裹条毛巾，脸显得特别白净，看来刚才在洗澡呢。我端着小狗站在她面前，她呀地叫了一声，马上抢了过去。我心中暗喜：你喜欢就好。

我关上门，跟在她身后穿过走道，坐到客厅，在沙发上惬意地半躺下来。

云姐抱着小家伙不撒手，举在脸上蹭来蹭去，看上去恨不得把它吞下肚去，抽空扭头问我：谁的小狗？你的？

我笑笑：路过宠物市场，给你买的，还怕你不喜欢呢。

喜欢喜欢，我早想买一条小狗，可又怕我一个人照顾

不了，又不想找保姆。云姐鼻尖顶在小家伙鼻尖上，嘴里发出奇怪的呜呜声，听起来很温柔，像一只舔犊的母兽：邵儿，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吧？

你的狗，你起吧。我欣赏着他们像一对母子一样嬉闹。

嗯……云姐手上的动作停顿了一下，翻翻眼睛，脸上呈现出少女般的狡黠来，先扑哧笑了：我要叫他——邵儿，邵儿，多好听的名字。

我一愣，赶紧反对：不行不行，怎么能用我的名字。

云姐蛮不讲理地说，什么不行，是你说的让我取名字的，我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这个名字啊，邵儿，多好听，就这么定了。她把鼻子在小狗肚子上嗅了嗅，皱了眉头：瞧你脏的，来“邵儿”，妈妈带你洗个澡去。她抱起“邵儿”去了浴室，又探出头来对我说，邵儿，你出去给“邵儿”买个奶瓶，再买一听最好的婴儿奶粉……哦，对了，买一个最好的宠物篮回来，快去！

我不太高兴地说，卖狗的说喂它馒头蘸菜汤就行了，你还把它当孩子养啊！

快去嘛，云姐用嗔怪的眼神看着我，声调滑柔地说，快去快回，我给你炒腰花儿吃。

我一听，来了精神，人人都有好的一口儿，我就喜欢吃云姐的爆炒腰花。我弯腰拿起车钥匙，无可奈何地摇头苦笑着走向门口。

买东西回来，云姐已把小家伙洗过吹干了，看它毛色

蓬松，更像一个球了。我看着也喜欢不已，和云姐一起把它安顿到宠物篮里，又冲了一瓶奶粉喂它。起先它不肯吃那奶嘴，云姐很耐心地“邵儿邵儿”地叫着，终于让它明白了她的一片慈母之心，叼着奶嘴，吃得咚咚响。一会儿，小肚子就鼓起来。云姐摸着它的小肚子笑道，好了好了，再喝就要爆了。扭头对我说，你摸摸它的肚子有多圆！我摸了摸，哭丧着脸叹口气说，唉，彼邵儿肚子溜圆，此邵儿饥肠辘辘啊。云姐这才想起我来，恍然大悟地笑起来，把“邵儿”放到我怀里说，你们俩玩吧，我去给你做饭。

我摸摸小狗的脑袋，夸张地对云姐叫道：记着洗手啊！

我抱着我的同名的“侄子”，略带惆怅地坐在沙发上，它吃饱了，来了精神，挣扎着想下地去。我把它强行举在眼前，和它黑黑的小眼神对视着，低声说，真是可爱的小东西，一切都靠你照应了。

云姐做菜很利索，一会儿炒出三个菜来：一盘爆炒腰花，一盘清炒苦瓜，一小盆水煮鱼片。她又摆上一碟小西红柿，那是她爱吃的。

想不想喝点酒？云姐把“邵儿”抱过去，放在膝盖上，捏着一枚红红的小柿子问我。我看看她的脸，是兴奋的表情，于是建议道，葡萄酒吧，我记得上次那瓶波尔多喝了一半。我走到架子跟前，找到那瓶酒，随手拿下两个杯子。转过身去，我看到窗外已经夜色渐染了。

邵儿，你多大啦？云姐突然问。

我做出一副待答不理的表情调侃道：你问哪一个“邵儿”呢？

云姐笑了：别打岔，跟你说正经事儿呢。

属虎的，二十九了，你以前不是问过吗？我猜不透她想干什么。

没见过你女朋友啊？云姐依然笑咪咪的，一手在桌子底下抚着“邵儿”，一手用筷子给我把吃了一半的腰花往一块儿划拉划拉。

工作很忙，有了时间跟你说说话就挺好，找什么女朋友？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。

云姐笑得很开心：你小子，就是个嘴甜，不过姐姐再好，不能代替女朋友啊。她动动眼珠，不自觉地把笑容收敛了一些，说道：我听说你们公司有个叫李美的长得挺漂亮的，你有没有心思，姐姐找人给你牵个线？

我始料不及，有些惊愕地望望她。我料到有一天她会问起李美，但万万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。我装作满不在乎地笑笑说，谢谢你了我的好姐姐，可我现在对交女朋友没兴趣，等我干出点成绩来再说吧。再说，我不喜欢李美那种类型的女人，她太尖刻。

我故意说着李美的坏话，留心着云姐的表情。

那就算了。云姐仿佛很失望，又仿佛很释然的样子。她吃了一个小西红柿，跟我碰了一下杯子，有些忧心忡忡地说，邵儿，谁都能看出你是个有事业心的男人，可你为

什么不把精力花在公司，总是来陪我？

我能说是老板让我来的吗？不能。于是我带着点感情望着云姐说，咱俩投脾气，我喜欢跟你在一起。

云姐笑了，剜我一眼，骂道：去去去，肉麻！

我笑笑，不知为何有点心惊肉跳，这是从未没有过的感觉，云姐今天太反常了，难道她从小狗看穿了我的心思？看来我得做点什么，打消她的疑虑了。刚才云姐剜我那一眼，让我心中一荡，此刻望着她宽松的衣服下曲线曼妙的身体，我竟然觉得舌头有点大，眼睛闪闪烁烁不敢看她。我不知这是自然反应，还是做戏的需要。总之，有点结巴地望着她说，云姐，我说的全是心里话，你别怪我。

云姐瞅瞅我，突然长叹一声说，唉，你们男人呐！

我猜不透她的意思，很担心她已经知道老板和李美的关系，那就不太妙了。我暗暗给自己打气：老板不是说过吗？有些事惟一能蒙住的就是那个最该知道的人，云姐或许想起了她和老板的从前，所以感叹。看来我这戏还得演下去，好在心中有感情垫底，还不至于穿帮。——我自己很有把握。

果然云姐又轻叹了一声说，他跟你说过我们从前的事吗？

我当然知道这个他指的是谁，便摇了摇头。

“邵儿”不肯老老实实呆着，云姐把它放到地下去，让它自己跑。她坐正身子呷了一口酒，笑容有点苦涩地说，我和他之间，原本就是个误会，这一切都怪我。上大

学时，他是个活跃分子，风云人物，人长得又帅，有很多女孩子都追他，可他偏偏都看不上，拼了命的给我写情书。唉，我被虚荣弄昏了头，以为别人喜欢他，自己也喜欢他，就跟他谈起了朋友。结婚前嘛，玩浪漫，没有什么具体事情验证两个人是否合拍，婚后才发现——其实我压根就不爱他，而且我们的志趣差别太大了……

我出神地听着，很奇怪一点都不吃惊。

云姐自顾笑了笑，拿杯子跟我碰了碰，接着说，不是说他不够优秀，也不是他对我不好，只是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男人，我没有办法欺骗他，更没办法欺骗自己……

我呷了一口酒，不由叹了口气，这些事，以前云姐没提过，老板更没提过。

其实我知道他在外面有个女人，云姐抬起眼皮看着我：你别怕，我不是向你打听这事情，我没有兴趣知道她是谁，——我不爱他，不能阻止别人不去爱他。不然，太不公平了。只是……

我突然觉得她的眼神有些异样，望着她，努力保持着平静的表情。

只是，我也希望能找到那个爱我的人，我需要有个人爱我，我也爱他。云姐低下头去，头发垂到脸前，不知道是不是在流泪。

云姐，别这样……我声音干涩地劝她，感到脑袋木木的，心情有点躁。

没事，我只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，云姐晃开头发，笑

着朝我举起了杯子：来，姐姐敬你一杯。

她一仰脖，全喝了下去，我也只好喝干。

饭后，帮着云姐收拾桌子，洗涮过，逗了一会儿“邵儿”，我决定告辞了。其实我一直在找机会离开，因为我发觉自己今天确实有点不太对劲，比如在厨房收拾的时候，老是忍不住偷看正在刷盘子的云姐的腰身，云姐已经不是女孩子了，裸露出来的双臂很圆润，腰臀稍显丰腴，动静间的曲线有一种说不出的韵味，我不得不悄悄深吸一口气，以平复自己的心情。我发现自己的确更喜欢成熟的女人，却也因此更有危机感，想逃开的念头越来越强烈。

我终于说我要回去了，云姐也没留我，送我到门口。她从我身后探出手臂去开门时，我无意间瞥见她荡开的领口里雪白的胸脯，心中一荡，感紧闭上了眼睛。没听见门响，睁开眼睛时，却发现云姐并没有打开门，而是望着自己握门锁的那只手说，邵儿，以后别老来了，忙你正事吧。

我如遭电击，无措地望这她，不能出声。

其实一看到你带来的小狗我就明白了，云姐的笑容有些凄然：这些日子委屈你了，是姐姐不好，光顾了自己，没考虑你的感受……

云姐，你误会了。我赶紧表白自己，仿佛真是受了委屈。

你走吧。云姐拧动了门锁。我赶紧去阻止，握住了她绵软的手臂。

云姐看了我一眼，放弃了，转身朝回走。我追上去，从后面一把抱住她。那一刻，却很坦然，仿佛长久期待的一个人终于回来了。

云姐轻轻呻吟了一声，无力地转过身来，颤抖着抱住了我。

我也抖得厉害，没头没脑地啃着她，稀里糊涂把她抱进了卧室。就在我手忙脚乱地脱下她最后一件衣服时，云姐突然潮红着脸笑了，问我：你很少跟女孩子们玩吧？我有些窘迫，信口扯谎：姐，你是我的第一个女人。云姐瞪大了眼睛，旋即抱紧了我。

就在我要继续的时候，云姐突然推开了我，我困惑地望着她。

算了，邵儿，我不配跟你这样，你还是个童男子，这对你不公平，她爱怜地抚摸着我的头。

我始料不及，愣在那里，异常尴尬。

云姐先为我穿上衣服，又为自己穿衣服。完了，久久地抱着我，吻我。

我最终平安无事地离开了云姐家，心情却异常沮丧。车过大桥时，我竟然产生了把车一头开进河里去的冲动。早上从晚报上看到，昨天下午有一个女孩从这里跳下去死了，我感到她在强烈地召唤我。我想，如果那个女孩是个处女的话，我们能做一对夫妻，这倒是很公平。可是她肯

相信我我是个童男子的鬼话吗？

第二天中午，办公室只有我们两个人时，老板对我说，那儿，下午别去陪你嫂子了，广州的老汪要来，晚上咱们陪他一起去吃饭吧。

我点点头，猜不透老板的用意，他很少让我陪客人吃饭，我想，也许他再也不会让我去云姐那里了。因为广州的老汪是老板的老朋友了，动不动就来，我觉得老板犯不着为了他让云姐没有人陪。我没有告诉老板我给云姐买狗的事情，也许他已经知道了。

晚上吃饭时，我惊奇地发现，包间里只有老板、老汪和我三个人，通常总要有一两位副总陪客人的，而且要从公司找几位公关小姐，还有李美一定是少不了的，今天却……我不便多问，老板不喜欢别人用疑问句跟他说话，他喜欢听陈述句。

没有别人，秃顶老汪就不再像往常一样猩猩作态，显得特别豪爽，甚至有点可亲。老板告诉他，我现在已经是总经理助理，他很替我高兴，结结实实跟我碰了三大杯，把大巴掌拍在我肩膀上，喷着酒气说，好好跟着你老板干，前途不可限量，我像你这么大时，还只是个砖窑的工人呢。我头有点晕，机械地跟他谦虚着。

我仿佛看见老汪和老板交换了一下眼神，然后他对我很随便地说，吃完饭，咱们去轻松轻松，老哥请客，给你找个最美的小姐。

往常，我会客气地回绝掉，因为我一直不想让老板觉得我是个跟别人一样随便的人。今天不知怎么了，竟然有点无所谓的感觉，借着酒劲装了一下糊涂。老汪哈哈大笑：怎么说来着？孺子可教也！

往常，老板也会主动给我解围，说我晚上还有重要的工作要做，但今天他却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说，老汪啊，我们小邵可还是个童男子，你以为跟你一样不值钱？

老汪两眼放光道，是真的吗？那今天更要去了，可以得红包的。

跟着他们去桑拿中心的路上，我心中凉凉的，夜风吹得我的半边脸直发木。我在想，老板说我是个童男子，是随口开玩笑呢，还是云姐跟他说了什么？

洗完桑拿，老汪建议各自去单间按摩，他先叫来了女经理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几句话，女经理拍拍他的胳膊，调笑道，放心吧，保证门当户对。老板在一边不动声色地看着，脸上挂着笑。女经理走后，老汪低声对我说，我给你要了一处女，不让你吃亏。

我像老江湖一样笑笑，然后我们三人各自跟着服务生进入自己的包间。

有位穿着暴露的小姐等在包间里，服务生抢上去跟她耳语了几句，她瞟了我两眼，不太高兴地出去了。服务生彬彬有礼地对我说，先生请先躺下来休息一下，小姐马上就来。我笑笑，看着他走出去，仰面倒在床上。我虽然不像老板和云姐以为的是处男，但除了阮姐，从没跟别的女

人上过床，更别说要小姐，因为紧张，肌肉有点发硬。

不到两分钟，进来一个高挑的女孩，依然穿得很暴露，只是看上去很年轻，二十岁不到的样子。我有点不好意思，又不愿让她看出我的慌张，就闭上了眼睛，试图显得满不在乎。

事后，我发现她并不是处女，问道：你老板不是说有处女吗？她一边为我穿袜子一边说，你来这里找处女呀，大学里都找不到处女了！

我无言以对，默默地笑了。她突然很好奇地问我，你刚才激动的时候喊什么云姐，她是什么人呀。

我一惊，额头发凉，一定是又出冷汗了。我沉着地告诉她，你听错了，不要乱说。然后我掏给她五百块的小费。她站起来说，不能收，你第一次，只有我给你红包。我无所谓地笑笑说，各算各的，这是按摩的小费。她犹豫了一下，接过去说，谢谢，常来找我啊。

我坚持着，有近一个星期没去云姐那里，老板也没有过问。这天，下午下班时，老板多看了我一眼，我点点头，说，我一会儿就去。老板说，不急，她这些日子正跟你送她那条狗玩得疯呢，想不起你。你先送我去李美那里吧，她今天没来上班，可能有点感冒了，我得去照看她。送了我，你想去看你嫂子，就去吧。老板的语气很亲切，我竟有点感动。

在车上，老板说，我和你嫂子的关系，瞒不过你，你